

二十五史随笔

英雄绝唱

史记随笔

杭 刃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二十五史隨筆

天作之合

歷史隨筆

第一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十五史随笔

英雄绝唱

史记随笔

杭 刃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 者 杭 刃
丛 书 名 二十五史随笔

责任编辑 江兴祐(特邀) 邹 亮
封面设计 张妙夫
封面题字 池长尧

英雄绝唱·史记随笔

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45000
印 张 7.375
插 页 2
印 数 0001—5000
版 次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39-1240-3/I·1112
定 价 11.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 1 帝王将相的身世
- 5 郑国的衰落
- 8 公子乘舟
- 12 浪漫之旅
- 16 介之推与寒食节
- 20 放弃的代价
- 23 赵氏孤儿
- 27 赵武灵王的结局
- 30 乐羊与秦西巴
- 33 苟富贵，毋相忘
- 36 未必萧规曹随
- 40 管仲爱民
- 45 千古贤相晏婴
- 52 人君南面术
- 57 君臣买卖
- 61 庄惠之辩
- 66 两个孙子
- 70 道与相与谋
- 74 孔门小子

目 录

- 79 徙木立信
81 痛苦之新生
85 纵横捭阖
90 杀人狂白起
93 孟子的仁政思想
95 小九州和大九州
97 淳于髡的机智
100 荀况的专制思想
103 “鸡鸣狗盗”孟尝君
107 翩翩浊世之佳公子
111 万古希声信陵君
116 火牛阵
119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123 李牧的冤死
126 屈原的人格
129 “老人政府”中的贾谊
132 吕不韦与金钱政治
135 风萧萧兮易水寒
139 李斯其人

目 录

- 142 逃兵拜大将
- 144 韩信是怎样报胯下之辱的
- 147 丞相的权力有多大
- 150 敌我难分
- 152 一言而为天下法
- 155 汉唐气度
- 157 恭谨
- 158 褚先生说卫将军
- 162 与知者谋
- 164 神秘医术
- 167 关于李将军
- 170 漠北的李陵
- 173 冒顿单于
- 176 马邑之谋
- 181 前文化世界
- 186 多面手司马相如
- 196 进退心情
- 199 不与民争利
- 201 做官的道德

目 录



帝王将相的身世

根据《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殷朝始祖契的母亲是有娥氏之女，叫简狄，嫁给帝喾为次妃，无子。有一次，在洗澡的时候恰逢一只玄鸟（燕子）下了个蛋，简狄大概是肚子饿了，就把蛋吞吃了，想不到因此而怀孕，生下了契。

无独有偶，周朝和秦朝的先祖据说也都有来历：《史记·周本纪》说，周后稷的母亲姜嫄是在野外踩了一个巨人的脚印后怀上孕的。而《秦本纪》则记载：“秦之先，帝颡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几乎就是简狄故事的翻版。

这一个个非自然性交而生子的离奇故事，包含着后世统治者神化自己家族历史的成分，即所谓“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不符合科学的，但我们却可以从中发现另外一些蛛丝马迹：这些先人之所以“无父”，实际上他们可能是群婚或杂交的产物，不知

道父亲是谁。

先秦时代，一切还刚刚从原始社会脱胎而来。人，相对来说还处在一种比较自由的状态，他们的性观念、性行为也相对开放，保留着原始遗风。不惟那些帝王的先祖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来历，一些将相名人的私生子身份也明确地载于史籍。如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子文就是个私生子，《左传·宣公四年》载：斗伯比“从其母畜于邲，淫于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邲子田，见之，惧而归。夫人以告，遂使收之。”邲子之女与斗伯比生下了私生子，即后来的楚国令尹子文。邲子的夫人也即子文的外婆觉得这件事不光彩，便叫人将孩子丢到云梦泽去。老虎来了，非但不吃子文，反而以乳哺之，正在打猎的邲子见到这桩怪事，认为这个孩子神异，便收养了他。邲子夫人觉得私生子不光彩乃至要抛弃孩子，则让我们看到了封建性意识正在逐步取代原始的性开放意识的一个过程。

与之相对应的是，那个时期民间的性风俗也相当自由和开放。《毛诗传》中所说的“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礼未备则不待礼”，说明了当时的男女有时可以不受那些繁缛的婚姻规矩的约束与限制；《周礼》所说的“以仲春之月会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则说明每年有一段时间，男女可以随心所欲地发生性行为。有人对《周礼》这段文字考证后认为，后来成为汉语言中表示淫秽之所的“桑林”、“桑间”，原是上古时代先民们自由性交的场所，

当然，这种自由性交也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的，它只在某些特定的季节或时期，才被礼法和风俗所允许，在中国民俗中，这个特定的季节就是“太阳神”在人间降临的季节，即春天。而这种活动的仪式，就叫做“春社”，也叫做“社会”。

现代人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常存在一种误解，以为儒家主张“严男女之大防”，是一种禁欲的文化，其实这决不是儒家的本意，至多是二程、朱熹之后的道学儒家的看法。诞生于生动活泼的先秦时代的孔孟儒家要比我们后世所理解的生动活泼得多，孔老夫子和孟夫子都承认饮食男女的合理性，认为饮食与色欲都是出于人的本性，说明他们的性观念远较我们理解的开放，实际上，正如已故的周予同先生早就指出的那样：儒家的根本思想，乃是生发于“生殖崇拜”观念上的。而崇拜生殖的观念，正是中国文化最深层的结构之一。事实上，只有理解了儒家的这种崇拜生殖的精神，才能理解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思想和人口如此众多的原因。

先秦时期性观念的开放说透彻了就是人对自己身体的解放，因为解放了身体，头脑也随之解放，于是有一片昌明的气象。

然而毕竟不是每个人的头脑都会随着身体的解放而解放，就大多数人来说，再解放也只不过是身体本身的解放，由此带来的是享乐主义的肉欲横流，这在民间还无伤大雅，到了朝堂则表现为内室秽乱，怪状百出，不一而足，

略微叙述几桩，就可以令人瞠目结舌：

卫宣公淫其庶母夷姜；晋献公淫其庶母齐姜；楚平王为其子建娶于秦而自取之；齐襄公与妹妹文姜通奸；鲁庄公之妻哀姜与鲁庄公之弟庆父通奸；陈灵公君臣同淫于一妇夏姬。

而这些乱七八糟的关系最后需要通过战争来解决，如楚平王的乱行逼反了伍子胥，引来吴楚大战，最后自己也被人家掘墓鞭尸；齐襄公因奸情谋杀了妹夫鲁桓公，引来齐鲁关系的紧张；陈灵公带来的则是国内的动乱和诸侯的联合伐陈。

一切似乎都是天道报应，就好比是跳三步舞快速地旋转转得头晕之后必得反方向旋上几圈才能保持平衡静得下来，中国人慢慢地变得保守起来了。

郑国的衰落

在春秋时期二百多个诸侯国中，郑国充其量只能算是二三流的诸侯国。与齐、鲁、宋、卫等周武王时期首批分封的老牌诸侯国相比，郑国立国的时间也迟得多。一直到周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 806 年），郑国的始祖友（周宣王的弟弟）才受封于郑（今陕西华县），是为郑桓公。

郑虽是小国，然而它位于周王室东都王城成周的近旁，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春秋初期，郑国的国力也并不弱，事实上，在“春秋五霸”之前，郑国实在有一次成为诸侯霸主的很好机会，只可惜郑国人没有把握住机遇。

郑桓公在受封之前，曾请教过当时朝廷的智者太史伯何处可居。太史伯告诉他“独洛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原因是这里地处中央，靠近虢国、郕国等小国，有发展余地，而南方有楚国、东方有齐国、西方有秦国，则都不利于发展。郑桓公就按照太史伯的提示要求封赏，果

然如愿以偿。由此看来，郑桓公在立国之时是很有眼光的，使郑国占得地理之便。

根据司马迁的记述，郑桓公不仅得地理之便，还很得人和之利：“友初封于郑。封三十三岁，百姓皆便爱之。幽王以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说（悦），河洛之间，人便思之。”郑桓公被周幽王任命为司徒，即是以诸侯的身份出任中央大员，而且是世袭卿士，地位很有些像周朝立国之初的周公、召公了。此二公也是以辅政大臣分别兼鲁国、燕国的诸侯。以这样的地位，又得这样的口碑，郑的立国基础可谓令人刮目。

然而，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来看，郑在天时方面则显然运气差了些。郑桓公的司徒当了没多久，就逢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犬戎入侵。郑桓公殉王难，与周幽王一起被杀于骊山之下。郑人共立桓公的儿子掘突，是为郑武公。武公有一位十分了得的儿子就是郑庄公。这位郑庄公是春秋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据说他生下来的时候是脚先从娘胎里出来的，所以吓着了做娘的，他的母亲武姜一直不喜欢他而偏爱小儿子段。庄公即位后，武姜一定要他将京邑分封给弟弟段。段到了封地后秣马厉兵、阴谋作乱，但庄公对他采取的是姑息的态度，一直到段与武姜密谋要里应外合篡夺庄公的位置，庄公才作致命一击，将段流放到共城。后人评价郑庄公，以为他这种对兄弟欲擒故纵的手段实在太过阴险，所以列他为千古奸雄第一人。

郑国在庄公时期确实强大了一阵子，连东方大国齐

国都要向郑国求援，齐国国君还想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庄公的儿子太子忽，却被太子忽拒绝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太子忽的拒绝实在是很不明智的，因为这使他个人在争储斗争中失去了一个有力的外援。

郑庄公虽说是千古奸雄第一人，但他的手腕远没有后来诸君如曹操之流厉害。曹操的奸雄之处在于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手中牢牢攥着个汉天子不放；而郑庄公就认不清这个形势，他跟儿子傲慢地拒绝与齐国联姻一样，都有些自认为老子天下第一了，所以把周天子也不放在眼里：纵兵去侵略周天子的土地，抢割那里的稻禾；周朝新君桓王登基，作为诸侯的郑庄公也不去朝见。以至周桓王忍无可忍，于公元前707年亲自率陈、蔡、虢、卫等诸侯国的军队讨伐郑国。而郑庄公也居然蛮横地与王师对抗，并在战斗中射中了周桓王的肩。

周天子虽说此时也已奈何不了郑，但郑国的行径却让各诸侯国感到其有失风范，所以郑国不能成为诸侯的盟主也是必然的了。等到郑庄公一死，他的继承者们不像他那般了得，郑国便很快地式微了。后来的齐桓公、晋文公等人就吸取了郑庄公的教训，打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毕竟那是个“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大家总需找些冠冕堂皇的旗号。

公子乘舟

卫宣公十八年（公元前 701 年）一个阴冷的冬日，在卫国通往齐国的中途，一条孤舟泊于漫漫的雪天之中，舟外狂风怒号，舟中，两位年轻的公子频频举杯，他们很少言语，只是不停地喝酒，愁苦的脸上显出心事重重。

不一会儿，其中的一位公子醉卧在几案上，另一位公子像是要下定决心似地猛然饮尽了杯中之酒，又解下自己的大氅替那位醉酒的公子披上，然后拿起醉酒者身后象征符节的白旄，毅然地走下船，向着齐国的边界走去。春秋时期最悲壮的兄弟争死的一幕上演了。

舟中的公子是卫宣公的两个儿子，那位醉酒的是太子伋，下船的则是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寿。伋是卫宣公夫人夷姜所生，开始时，卫宣公很宠爱夷姜，所以也就很喜欢他，立他为卫国的太子，并为他聘娶齐僖公的女儿宣姜，然而，宣姜嫁到卫国，好色的卫宣公竟对儿媳垂涎三尺，干脆纳为已有，卫宣公与宣姜又生了两个儿子，即公子寿

和朔。

宣姜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做太子，便开始在卫宣公面前不断地说原本应该是自己丈夫的太子伋的坏话，公子朔也参与其事，只有公子寿天性孝友，与伋如同胞般相爱。

卫宣公他们为了除掉伋这个眼中钉，竟设计了一条毒计，令伋持白旄出使齐国，却买通齐国边界的强盗，叫他们杀了持白旄者，公子寿得知了这个阴谋，便来告诉伋，叫伋不要去，然而伋却不肯逆父命以求生，公子寿大为感动，便借口饯行，灌醉了兄长，盗走白旄，去代伋一死，他的想法是自己代兄长而死，父亲或许能因此感悟。

然而，事情并不像寿所设想的那样发展。寿盗走白旄来到齐国国界，强盗杀了他。接着，太子伋又到来，对强盗说：“所当杀乃我也！”强盗又把他杀了，并将情况报告卫宣公。

这段悲壮的故事在《左传》等著作上也有叙述，《诗经·邶风·二子乘舟》专咏此事：

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

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

诗人不敢明言，但追想乘舟之人，以寓悲思之意显而易见。

现代人对公子寿的牺牲精神还是能够心存敬仰的，